

◇刘梅花

## 刘家峡的色彩

### 蓝色的黄河

老天给刘家峡的,全是好颜色。太极岛的葵花田金黄色,公园里马鞭草浅紫色,而黄河是天蓝色。大自然把最好的东西装在蓝色的信封里,出其不意送到刘家峡。

别处的黄河名副其实,是浑黄色,是咆哮,是桀骜不驯,是奔流到东不复返的决绝。而刘家峡的黄河是蓝盈盈的,像马兰花的那种蓝,干干净净,澄澈又迷人。刘家峡的黄河柔和、包容,奔腾中暗自积蓄着一股子劲儿,让人产生更多的想象。

也许,刘家峡藏着一撮靛蓝,当黄河水流过时,悄悄释放靛蓝,把黄河水变成澄澈的蓝色,变成天空的颜色。这样流淌的黄河,只愿意追随自己的心。

黄河创造出一种心得体会,拥有自己心仪的颜色,并借此来呈现自己的意愿——蓝色是黄河的密码,是黄河的基因,是为之坚持的颜色。这蓝色,能捕获所有的注意力。想想看,黄河内心深处最爱的颜色,是蓝色,不是土黄色。

我在高高的山坡上看蓝色的黄河,顿然觉得黄河值得深入探索,这个美妙的世界,连黄河都会变幻自己的颜色。蓝色的黄河知道自己有最遥远最曲折的路要走,所以它以最原始的颜色吸引刘家峡的注意,蓝色是一种存在主义的隐喻。

人类拐弯很容易,但是黄河,这个庞然大物,居然也拐了个弯——刘家峡是它愿意回头愿意迂回的地方,这是多深的情啊。苍茫天地间,蓝色的黄河只是在刘家峡,它愿意拿出深藏的好颜色,给刘家峡看——喏,这蓝色,你喜欢吗?

拐弯一定是因为留恋,留恋一定是因为刘家峡能够理解黄河的原始目标。你路过我的时候,放慢了脚步,变成神秘高贵的蓝。这蓝,是山水之间的誓约,是心有灵犀地擦肩而过。

### 太极岛

太极岛上,找不到我之前的印象,完全不一样。果然,太极变化无穷尽。

溜达到一个枣园,全是老枣树。枣子青,摘几个吃,有点涩味。刘家峡入伏的天气,38度。在路上遇见的人,都是熟人——全是晒熟的。

现在,38度的刘家峡,我这个雪域高原来的雪人,走路都躲在树荫下,怕把我给晒化。阳光亮丽,知了发出嘹亮高亢的唳唳声,力气大得吓人。我在密集的了了声中,有些懵,是我记忆里太极岛吗?

先是遇见了大片的花田——海纳花、菊花、马鞭草、张大花,每一朵都铆足了劲儿盛开,那么隆重又热烈,让人觉得衣襟带花,岁月美好的不可言说。一株株红色的海纳花,几乎长成小树,花朵繁密,独自摇曳。想伸手摘一朵,犹豫好久还是忍住了——人有一种欲望,看见过于美好的东西,都想打碎。繁花易逝,我不能捏碎它们的美丽。

再走,遇见了大片的向日葵,田里有老枣树,一树一树,树冠像绿色的云朵那样升起在葵花田里。花盆的金黄色很柔和,是老天给的最纯净的颜色,想喝一口,那种温暖又澄澈的金黄——感觉太极岛是金黄色的。

我还看见了一种矮品种葵花,已结了花盆。手欠,想掐一个下来——小时候一到秋天就掐葵花盘,落下的毛病,看见葵花盘就想动手。

远处是赭红色的山,浓密的芦苇荡,近处是绿色云朵似的大树,盛开的千万

朵向日葵,让人能感受到一种蓬勃的生命力,霍霍生长。太极岛的气场是流动的,是变化的,是梦幻的,是深情持久的。

太极岛的水不急,流得逍遥自在,有一种妥帖之感。水边芦苇摇来摇去,风吹摇,风不吹也摇。芦苇叶子碰撞的声音,飒飒的,有金属的质感,有水的颤音,独特而洒脱。坐在水边,安静听一会儿芦苇叶子的声音,内心所有的杂念都慢慢歇下去。

在太极岛,我说不清自己的感觉。盛开的花朵都有花语——是久别的思念,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是爱而不得,又是不期而遇。

在太极岛,蓝盈盈的黄河静悄悄地流淌,不起波澜。太极岛的黄河谦逊,低调,纯净,一身好颜色。蓝色是一种冷色,表现出一种美丽、梦幻、冷静、理智、安详与广阔。甚至有些神秘。这种色调恰恰适合水,适合黄河,适合太极岛。

太极岛有自己的秩序状态——在繁花迷眼中保持自己变幻的本源。花开花的静,水流水的动,动极而静,静极而动,互为其根。漫步太极岛,草木摇曳,美得有些措手不及。刘家峡的美景都有这种视觉的冲击感,让人感受到衣襟带花,时光悠远,来了还想再来。

没有找到之前的印象,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感受到了天地之气,感受到了在水一方,感受到了太极的魅力。是的,太极岛极其迷人,也很可爱,但是善于变化。

### 刘家峡公园的花田

在刘家峡,黄河水是蓝茵茵的,蓝得梦幻般迷人。而刘家峡公园的花田里,全是马鞭草,繁花如烟,紫色的烟铺张又奢侈。走近花田,扑面而来的是紫色的烟雾,在傍晚的水气里弥漫。

马鞭草是一种古老的植物,因“其节生紫花如马鞭节耳。”这种花相当皮实,哪里生长,就在哪里开花。看起来弱小,但是霍霍向上生长。一株一株,散发出紫色的光,光而不耀,且与光同尘。

置身于紫色的花田里,繁花养心,能让人尽情释放自己的愉悦感,同时又产生诸多想象,一下子能体味出想象和真实的并存感。就算最爱钻牛角尖的人都会被紫色的繁花打败,挑不出一丁点儿来。

我一直坚持认为,草木生长的時候,繁花绽放的时候,释放出透明的因子,会对人类心理上的弱点和缺陷有治愈作用。赏花是为了治愈内心的一些缺失。好的文字也一样,能疗伤。世界不可能一直保持原状,草木帮助我们过渡,去适应世界的变化。

马鞭草和薰衣草同是紫色花朵,但还是有区别。马鞭草的叶子柳叶形,开花呈伞状,淡紫色,微微带一点粉红,属于粉紫色。薰衣草的叶子为披针形,开花为花穗,颜色深紫,略微有点蓝,是蓝紫色。

如果你看见打伞的粉紫色花朵,是马鞭草。看见摇曳着深紫色花穗子的,是薰衣草。薰衣草和鼠尾草有点相似。它们攒够一簇,齐齐盛开。两种草都有药用价值,但不常用。

花田地上,是大树。刘家峡的大树都有云朵形状的树冠,大片的紫色和小朵的绿色搭配,一种奇异的之美。大自然是最会搭配颜色的。走在花田里,细瘦的田埂,花朵轻拽衣袖,让人有些恍然,是走进一卷油画里了吗?是走进诗经了吗?是走进刘家峡的眼眸中了吗?太美的事物,都让人有不真实之感。

公园临河——站在黄河边上,不用多说一个字,就能感受到强大的自然力在对面静渺的个体是怎样的一种逼仄的感觉。黄河是老天送来的蓝色信件,不断给刘家峡送来好东西,千万朵繁花,神秘的紫色,生长的万物。

花朵太多,就会释放一种强烈的美,一下子把人轰击到懵懂。尤其是紫色,释放出优雅迷人的气息,能把一个孤独不羁的人迷得如梦如幻。草叶披拂,花朵灼灼,使出洪荒之力生长怒放。

千万朵小花朵,看起来似乎都一样,都在盛开,都是紫色——这是老天给刘家峡的美丽,要反复呈现,不断重复,所有的美,所有的浪漫,都经得住重复。一簇花对一簇花的重复,紫色对紫色的重复。其实爱也一样,是一种长情的重复。

如果说黄河是刘家峡的一条主线美,那么繁花就是刘家峡的副线美。主线的美比较宏大,而副线的美则比较安静轻柔。

如果紫色是一杯酒,如果花伞是一个谜,那么遇见就是一场盛宴,转身就是一次漫长的告别。不要说爱,不要说等待,也不要说远方又见。慢慢会发现,爱或者不爱,见或者不见,全都是那句话:“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甘露

## 和政赞

是谁  
惊艳了太子山的明眸  
是谁  
点亮了须弥岩的翠梦  
又是谁  
在龙泉湖畔写下了  
牡丹绝胜的华章

一泻而下晶莹剔透的思念  
让孤独倾听了半生  
午夜的笑声  
让岁月燃烧了天边的晚霞

当南阳山的云海  
宛若丹青  
当天国的女儿  
倾城而来  
当星语云端成为  
守望者云隐的天空  
一次怎样的灵魂邂逅  
才能注定这样一场  
如诗的铭墓

青山不老  
绿水长流  
我的心事  
密密麻麻地写满了  
这一方热土上的每一个角落  
也写满了你走过的  
每一个春秋

愿  
确有下一度春风归来  
在醉美和政  
你许下了几程几世的诺言  
让晨钟暮鼓声中  
有爱的轻响  
让三河春浪故里  
有花的摇曳  
有深情的流淌

◇唐婉

## 东乡山川

你,已沉淀了千年万年  
这山裹着山川,连着山  
湾头山下望川,唐汪川  
里看山

阿伯在山里牧羊  
小伙儿走南闯北  
发自内心的花儿  
从这一座山传到那一座山  
羊在山坡上奔跑  
牡丹花在院子里暗香

从此满眼都是你  
写尽千山落笔也是你

我痴恋的东乡  
我将深深把你凝望  
这一片热土  
是阿爸阿妈曾经生活的  
地方  
也是我的山川

◇陈廷平

## 冬雪情怀

悄然白羽六花游,  
山野田林几面柔。  
握笔拂枝描素景,  
粉妆玉砌胭脂地。  
银饰琼栏琼瑛酬。  
献瑞呈祥康乐美,  
冰心一片赞河州。

◇马学信

## 凤林雪景

凤林瑞雪舞翩跹,  
雪苑银装换旧颜。  
琼琅声声凝冻处,  
莘莘学子志弥坚。

我家有两棵杏树,一棵是爷爷的,另一棵是奶奶的;爷爷的在院外,奶奶的在院内;爷爷的是水杏,奶奶的是大接杏。后来,这两棵杏树都不在了,它们只存在老一辈和我们这些最小也已经30岁的孙子辈的记忆里了。

据父辈们讲,奶奶比爷爷大三岁。所以我推算奶奶应该是1919年生人。那是个不平凡的年月。奶奶强势,是理家的一把好手,她养育了8个孩子,居然没有一个尿过当时的席炕,这让我总是对这个缠了小脚的老人打心底里升腾起一股亲人之外的敬意。

父亲是爷爷奶奶年近百才有的孩子,由此我们基本也成了爷爷奶奶最小的孙子;其他堂姐堂哥成家的时候我们还是个贪玩的小孩,也因此他们几乎不怎么理我们。家乡有个不成文的习俗——最小的孩子继承父母的老家,并承担赡养双亲的责任。随着伯父们一个个成家立业,我们家顺理成章成了大家的“大本营”,是父辈们口中的“老家”,大家有事没事,都来转一转,每天都有人进进出出,好不热闹!

奶奶的大杏树就矗立在院中,靠近东房,高大的树冠严严实实地遮盖了东房的房顶。我出生的时候,家里的北房已经被翻修过了,是当时流行的大瓦房,墙面嵌着彩色的石粒。打我记事起,爷爷和奶奶就是分开住的,这让我一度以为所有老人都是这样的。可是去舅舅家,我的太爷爷和太奶奶却不这样。爷爷住北面上房,而东房则是奶奶的,房门让我印象颇深——厚重的推拉木门,别具一格。

奶奶爱干净,经常是一身黑衣洁净如新,白盖头白得亮眼,冬天里再围上白色的毛绒围巾,走在路上,飒爽又精神。听母亲讲,她收拾干净的屋子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我们这些小孩就更别想了。

小时候,几个表姐经常住在奶奶身边。她们很调皮,奶奶的杏树,也就她们敢爬。记得有一年夏天,一个表姐爬到了奶奶的大杏树上摔了下来,幸亏不太高,躺了几天炕就好了,要不然可就摔断腿了。

为了摘杏子,奶奶还自己缝制了一个工具,类似于捕蝶的网,但手柄是约有

十来米的长杆,网子是棉布大口袋,边上围一圈铁丝,用来套枝头的杏子。不同于门口爷爷的大杏树,奶奶的杏子不到时间是不让人摘的。等到杏子变得黄澄澄时,奶奶便叫来几个大孙子,让他们爬到树上去摘,要是谁上去踩了奶奶的房顶,那可是要挨骂的。可是到最后,她还是会央人到房顶给她晒杏干——奶奶老了,70多岁的她不能再自如地爬上木梯了。

奶奶有自己的做事风格,说一不二。见识过奶奶威严的是她的几个儿媳妇。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伯母们聚在一起说妈妈怎么怎么厉害,怎么压迫她们了。母亲也常跟我们说,只要听见奶奶的脚步声,她的心就“咕噎咕噎”乱翻,那是气势上的绝杀!现在,我想压迫是有的,毕竟在30年以前,婆婆们还是很有家法的。可是,奶奶对她们们的严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没达到奶奶的那个标准。在奶奶眼里,她们都太懒散了,没有一个比得上她。

每年的古尔邦节,奶奶会让已经分了家的儿媳妇互赠现做的油饼。于是你就能看到每家的孩子用盘子端着金黄的油饼和煎得胖乎乎的鸡蛋穿梭在村子里。孩子们是妈妈的好帮手,一早上下来,来来回回跑个十几家是没问题的。如今,奶奶离开了,好些人也不再延续这个传统了……

虽然奶奶是个厉害的老太太,可是她对路过的乞丐却有十足的爱心。如果是个女乞丐,她就会叫进家里来吃饭。甚至有一次,她竟然让其中一个睡在了她的屋里,吃过了第二天的早饭才走。奶奶可能觉得那个女乞丐身世可怜,夜里没地儿去,所以留宿了吧?可是可怜的人多了,奶奶又不能个个都收留。唯一的解释可能是那个乞丐比较干净,而且境遇打动了奶奶心底的某一柔软处?我不得而知。

1996年,父亲大瓦房整修了除北房以外的所有房间。为了扩大房屋面积,砍掉了奶奶的大杏树,东边修了一排梁柱带木雕的大瓦房,四间房一隔成两个,小的一间带个卫生间,奶奶喜欢那间,住了进去。后来,小妹出生了。有一次,母亲做饭就把小妹抱到奶

## 奶奶与大接杏

◇毛兴芳

奶的床上。当时奶奶闲坐在床上戴着眼镜翻看书,妹妹却尿床了。这一下可不得了,家里经历了一场“大风暴”!奶奶叫来了姑姑,让她帮着搬东西,要去四伯父家住。奶奶说自己儿子多,想住哪里就住哪里,母亲只会惹她生气。母亲哭着求姑姑劝奶奶,让她缓和一下矛盾,姑姑却只想顺奶奶的意,估计当时也是生母亲的气的。而这一切发生之时,父亲不在家,他常年奔波在外。不知为什么,当时的爷爷可能也不在家,等奶奶搬得差不多了,爷爷回来了,可就算当时有爷爷,奶奶决定的事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父亲回家有没有劝奶奶回家,我到如今也没问过。现在想想,奶奶应该是难过的吧,年年盛夏给她回赠结实实大接杏的老树不在了,住了多年的老屋也没有了……

不过,后来的日子里奶奶倒是过得自由自在,大部分时间和两个姑姑在一起,她们一起去兰州姑姑家小住,会去她想去的地方,也会去她的娘家看看,父亲来了就接她回家。她会像好多老太太一样,爱惜物件,把路上的旧伞捡来收拾得干干净净。

2012年初夏,奶奶离开了我们,没有留下家财万贯,只有小东西:一盏手工制作的小灯笼和一把自己缝制的软乎乎垫坐的小凳子。



◇丁莲英

## 栖霞湖——野鸭子的乐园

敌,它们飞行速度快,动作敏捷。水面上游动的野鸭子,稍不留神就会成为鸽子的口中食。

每当夏天的时候,栖霞湖的上空,总是有好多鸽子在盘旋,并且发出长长的鸣叫声:啾、啾……声音清脆,穿透力很强,好似向野鸭子宣战。它们看准一个目标,就猛烈地俯冲而下,时不时逮住一只。所以夏天的野鸭子,一边要照顾未成年的孩子,一边还要时刻防备鸽子的袭击。当然,野鸭子也很聪明,一旦感到危险来临,它们便快速扎进水中,在水下游动,然后从十几米远的地方,浮出水面,来窥探水面上空的动静。

如果你不仔细观察,你只会看到它们在水中游泳,悠然自得的一面。不会知道它们也有烦恼,有危险。它们在游泳的时候,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一边戏水觅食,一边注目观望。

到了深秋,野鸭子的孩子们也长大成年,它们聚在一起,给栖霞湖增加了灵动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周围的游人结伴而来,专门观赏栖霞湖的野鸭子。

野鸭子也愿意尽情地给人们展示它们的绝活,一会儿游泳,一会儿飞行,一会儿又潜水。有时候它们相互打斗,有时候相互梳理羽毛,享受着爱情的幸福。它们飞行时速度相当快,几秒钟能

飞出几十米,好像瞬间划过一样。更多的时候是贴着水面飞行,扇动的翅膀会溅起很多水花,形成小水珠,闪闪发亮。

到数九寒天的时候,湖面结上了厚厚的冰,此时,野鸭子也不知去向,不知道它们去哪里越冬了。

春暖花开的时候,它们又回到了栖霞湖。在芦苇荡中筑巢、产蛋、孵化幼子。当幼子孵化出来后,鸭妈妈精心呵护它们的孩子,带它们戏水、游泳。鸭妈妈在最前面游荡,后面跟着五六只鸭宝宝,排成一条线,像行走在铁轨上的火车。有时,又排成八字形,很有秩序地游行。鸭妈妈还会背着鸭宝宝游泳,看着可爱又稚气的小鸭队伍,很有气势。随着鸭宝宝的长大,湖面上的野鸭越来越多,有时候能看见上百只野鸭子集聚在一起,场面很壮观。

栖霞湖野鸭子种类也很多,有绿头鸭、麻鸭、白头鸭等等,白头鸭也叫骨顶、骨顶鸡,头顶是白色的,是这里的主要品种,种群最大。随着这里生态环境的改变,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增强,更多的野鸭子在这里安家落户。人鸭和平相处,野鸭子给栖霞湖带来了无限的生机,让栖霞湖变得更加美丽,也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无限乐趣,愿这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成为人和野鸭子共同的家园。